



列傳第三十四

魏書四十六

竇瑾

許彥

李訢

竇瑾字道瑜頓丘衛國人也自云漢司空融之後高祖  
成爲頓丘太守因家焉瑾少以文學知名自中書博士  
爲中書侍郎賜爵繁陽子加寧遠將軍參與軍國之謀  
屢有軍功遷祕書監進爵衛國侯加冠軍將軍轉西部  
尚書初定三秦人猶去就拜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秦  
雍二州諸軍事寧西將軍長安鎮將毗陵公在鎮八年  
甚著威惠徵爲殿中都官尚書仍散騎常侍世祖親待  
之賞賜甚厚從征蓋吳先驅慰諭因平巴西氏羌酋領

降下數千家不下者誅之又降蠻酋仇天介等三千家於五將山蓋吳平瑾留鎮長安還京復爲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法世祖歎曰古者右賢左戚國之良輔毗陵公之謂矣恭宗薨於東宮瑾兼司徒奉詔冊謚出爲鎮南將軍冀州刺史清約沖素憂勤王事著稱當時還爲內都大官興光初瑾女壻鬱林公司馬彌陀以選尚臨涇公主瑾教彌陀辭託有誹謗呪詛之言與彌陀同誅瑾有四子秉持依並爲中書學生與父同時伏法唯少子遵逃匿得免

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宮門題署多遵書也官至尚書郎濮陽太守多所受納其子僧演姦通民婦爲民賈邈所告免官後以善書拜庫部令卒官

許彥字道謨小字嘉屯高陽新城人也祖茂慕容氏高陽太守彥少孤貧好讀書後從沙門法獻受易世祖初被徵以卜筮頻驗遂在左右參與謀議拜散騎常侍賜爵博陵侯彥質厚慎密與人言不及內事世祖以此益親待之進爵武昌公拜安東將軍相州刺史在州受納多違法度詔書切讓之然以彥腹心近臣弗之罪也真君二年卒謚曰宣公

子宗之初入爲中散領內祕書世祖臨江賜爵高鄉侯

高宗踐阼遷殿中尚書出爲鎮東將軍定州刺史潁川公受勅討丁零丁零旣平宗之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深澤人馬超毀謗宗之宗之怒遂毆殺超懼超家人告狀上超謗訕朝政高宗聞之曰此必妄也朕爲天下主何惡於超而超有此言必是宗之懼罪誣超按驗果然事下有司司空伊敝等以宗之腹心近臣出居方伯不能宣揚本朝盡心綏導而侵損齊民枉殺良善妄列無辜上塵朝廷誣詐不道理合極刑太安二年冬遂斬於都南

宗之孫亮字元規正光中盪寇將軍稍遷冀州驃騎長史司徒諮議參軍年五十二卒

宗之長兄熙字德融襲爵武昌公中書郎早卒

子安仁襲除中書郎卒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簡

子元康襲爵後降爲侯拜冠軍將軍長安鎮副將遷監

河州諸軍事河州刺史將軍如故入爲廷尉少卿除魏

郡太守固辭不拜尋卒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謚曰肅

子廓字崇遠襲爵除奉朝請累遷頓丘東太原二郡太

守卒年二十八子躬襲

子躬武定末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子躬弟子憲太尉中兵參軍

元康弟護州主簿

子瑞字徵之亦州主簿卒

瑞弟絢字伯禮頗有業尚閨門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書李神雋常稱其家風自侍御史累遷尚書左民部司徒諮議參軍修起居注後拜太中大夫興和初卒年四十七贈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

絢弟遜武定末東陽平太守

遜弟曄字叔明性開率州治中別駕西高陽太守太中大夫興和二年卒四十一贈鎮東將軍瀛州刺史

曄弟惇字季良武定末兼大司農卿

熙弟龍官至趙郡太守

孫琰字長琳有幹用初除太學博士累遷尚書南主客郎瀛州中正孝昌中卒年四十七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永熙中重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尚書右僕射瀛州刺史琰弟璣字仲衡有識尚廣平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諫議大夫遷通直散騎常侍瀛州大中正散騎常侍滎陽太守行南青州事卒年五十五琰兄弟並通率多與勝流交遊又有博陵許赤虎涉獵經史善嘲諢延興中著作佐郎與慕容白曜南討後使江南應對敏捷雖言不

典故而南人頗稱機辯滑稽焉使還爲東郡太守卒官子陔定州長史

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也曾祖產產子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父崇馮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延和初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世祖甚禮之呼曰李公以崇爲平西將軍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年八十一謚曰襄侯訢母賤爲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爲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用於朕之子孫矣因識眄之世祖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

祖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宦達益人門戶可以女妻之勿許他貴也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嘗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世祖親哭三日訢以超壻得在喪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於衆必爲朕家幹事之臣訢聰敏機辯彊記明察初李靈爲高宗博士諮議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爲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謙子祐尚書段霸兒姪等以爲浩阿其親戚言於恭宗恭宗以浩爲不平聞之於世祖世祖意在於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也浩對曰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

先行在外故不取之世祖曰可待訢還箱子等罷之訢  
爲世祖所識如此遂除中書助教博士稍見任用入授  
高宗經高宗卽位訢以舊恩親寵遷儀曹尚書領中祕  
書賜爵扶風公加安東將軍贈其母孫氏爲容城君高  
宗顧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旣摠萬機溫習  
靡暇是故儒道實有闕焉豈惟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  
所以爵賞仍隆者蓋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出爲使持  
節安南將軍相州刺史爲政清簡明於折獄姦盜止息  
百姓稱之訢上疏求立學校曰臣聞至治之隆非文德  
無以經綸王道太平之美非良才無以光贊皇化是以

昔之明主建庠序於京畿立學官於郡邑教國子弟習  
其道藝然後選其俊異以爲造士今聖治欽明道隆三  
五九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學校未立臣雖不  
敏誠願備之使後生聞雅頌之音童幼覩經教之本臣  
昔蒙恩寵長管中祕時課修學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  
已蒙進用臣今重荷榮遇顯任方岳思闡帝猷光宣於  
外自到以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所貢  
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於州  
郡治所各立學宮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庶  
必有成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則郁郁之文於是不

陸書奏顯祖從之以訖治爲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  
遂有驕矜自得之志乃受納民財及商胡珍寶兵民告  
言尚書李敷與訖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聞  
敷不許顯祖聞訖罪狀檻車徵訖拷劾抵罪時敷兄弟  
將見踈斥有司諷訖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訖告列  
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訖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  
女壻裴攸曰吾宗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旣  
有此勸竟如何也昨來每欲爲此取死引簪自刺以帶  
自絞而不能致絕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爲爲他死也  
敷兄弟事釁可知有馮闡者先爲敷所敗其家切恨之

但呼闡弟問之足知委曲訖從其言又趙郡范櫛具條  
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訖貪冒罪應  
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百鞭髡刑配爲廝役訖之  
廢也平壽侯張讜見訖與語竒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  
不久屈未幾而復爲太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櫛陳端  
等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所在委滯停延  
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爲困敝道  
路羣議曰畜聚歛之臣未若盜臣訖弟左將軍璞謂訖  
曰范櫛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  
勢利之說聽其言也其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慝貪



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之事  
皆以告櫟訢既寵於顯祖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  
傾內外百寮莫不由節以事之櫟以無功起家拜盧奴  
令延興末詔曰尚書李訢著勲先朝弼諧皇極讜言嘉  
謀旬日屢進實國家之楨幹當今之老成也是以擢授  
南部綜理煩務自在厥位夙夜惟寅乃心匪懈克已復  
禮退食自公利上之事知無不爲賞罰所加不避踈戚  
雖孝子之思慈母鷹鷂之逐鳥雀何以方之若鄭之子  
產魯之季文亦未加也然惡直醜正盜憎主人自往年  
以來羣姦不息劫訢宗人李英等四家焚燒舍宅傷害

良善此而可忍孰不可恕有司可明加購募必令擒殄  
六月顯祖崩訢遷司空進爵范陽公七月以訢爲侍中  
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櫟知文明太  
后忿訢也又知內外疾之太和元年二月希旨告訢外  
叛文明太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櫟證  
訢訢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  
而忍爲此不仁甚矣櫟曰公德於櫟何若李敷之德於  
公公昔忍於敷櫟今敢不忍於公乎訢慨然曰吾不用  
璞言自貽伊戚方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訢有二子  
長子邃起家拜侍御中散東宮門大夫遷散騎常侍加

平東將軍先訢卒

子晴字誨明逃竄遇赦免

晴子衡字伯琳武定中中堅將軍齊獻武王丞相府水曹參軍

邃弟令和令度與訢同時死

訢長兄恭字元順成周太守卒贈幽州刺史容成侯謚曰簡侯

恭弟瓘字元衡營丘太守襲父爵固安侯平西將軍卒贈兗州刺史謚曰康侯

子長生襲長生卒

子元宗襲廣平郡丞陳郡太守

璞字季真性醇厚多識人物歷中書博士侍郎漁陽王尉眷傅左將軍長安副將賜爵宜陽侯太常卿承明元年年五十一先訢卒贈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子暉中書議郎

暉弟固太學博士高密太守

固弟欽州主簿

欽子奭字元熾武定末鎮西將軍南營州別駕

奭弟盛字仲炎安東將軍開府諮議參軍

盛弟叔樊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欽弟蘊字宗令有器幹中書學生祕書中散侍御中散  
出爲燕郡范陽二郡太守入爲員外散騎常侍尚書右  
丞中堅將軍遷左丞延昌三年卒贈平遠將軍南青州  
刺史謚曰敬初崇之歸魏也與州里北平田彪俱降而  
彪子孫遂微劣焉

史臣曰魏氏之有天下百餘年中任刑爲治蹉跌之間  
便至夷滅竇瑾李訢器識旣美時曰良幹瑾以片言疑  
似訢以夙故猜嫌而嬰合門之戮悲夫宗之不全自貽  
伊戚矣

列傳第三十四

魏書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五

魏書四十七

盧玄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謀晉司空劉琨從事中  
郎祖偃父邈並仕慕容氏爲郡太守皆以儒雅稱神麇  
四年辟召儒儁以玄爲首授中書博士司徒崔浩玄之  
外兄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  
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勸之曰夫勅制立事各有  
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異言  
竟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後轉寧朔將軍兼散騎常侍使  
劉義隆義隆見之與語良久歎曰中郎卿曾祖也旣還

病卒

子度世字子遷幼而聰達有計數爲中書學生應選東宮弱冠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爲時流所重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罷家罷匿之使者囚罷長子將加捶楚罷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至乃火焚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罷妹以報其恩世祖臨江劉義隆使其殿中將軍黃延年朝貢世祖問延年曰范陽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世祖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亾及籍沒者度世乃出赴京拜中書侍郎襲爵興安中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遼西獻王廟加鎮遠將軍進爵爲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劉駿遣其侍中柳元景與度世對接度世應對失衷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假節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後坐事囚繫久之還鄉里尋徵赴京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未拜遇患延興元年卒年五十三謚曰惠侯四子淵敏昶尚初玄有五子嫡唯度世餘皆別生崔浩事難其庶兄弟常欲危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誠約令絕妾孽不得使長以防後患至淵兄弟

婢賤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爲識者所非  
淵字伯源小名陽鳥性溫雅寡欲有祖父之風敦尚學  
業閨門和睦襲侯爵拜主客令典屬國遷祕書令始平  
王師以例降爵爲伯給事黃門侍郎遷兼散騎常侍祕  
書監本州大中正是時高祖將立馮后方集朝臣議之  
高祖先謂淵曰卿意以爲何如對曰此自古所慎如臣  
愚意宜更簡卜高祖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淵曰雖  
奉勅如此然於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  
馮誕有盛寵深以爲恨淵不以介懷及高祖議伐蕭贖  
淵表曰臣誠識不周覽頗尋篇籍自魏晉以前承平之

世未有皇輿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者勝不足爲武  
弗勝有虧威德明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故也昔魏  
武以敵卒一萬而表紹土崩謝玄以步兵三千而苻堅  
瓦解勝負不由衆寡成敗在於須臾若用田豐之謀則  
坐制孟德矣魏既并蜀迄于晉世吳介有江水居其上  
流大小勢殊德政理絕然猶君臣協謀垂數十載逮孫  
皓暴戾上下攜爽水陸俱進一舉始克今蕭氏以篡殺  
之燼政虐役繁又支屬相屠人神同棄吳會之民延踵  
皇澤正是齊軌之期一同之會若大駕南巡必左衽革  
面閩越倒戈其猶連山壓卵有征無戰然愚謂萬乘親

戎轉漕難繼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不若命將簡銳盪滌江右然後鳴鸞巡省告成東岳則  
天下幸甚率土戴賴臣又聞流言關右之民自比年以  
來競設齋會假稱豪貴以相扇惑顯然於衆坐之中以  
謗朝廷無上之心莫此之甚愚謂宜速懲絕戮其魁帥  
不爾懼成黃巾赤眉之禍育其微萌不芟之毫末斧斤  
一加恐蹈害者衆臣世奉皇家義均休戚誠知干忤之  
愆實深然不忠之罪莫大詔曰至德雖一樹功多塗三  
聖殊文五帝異律或張或弛豈必相因遠惟承平之主  
所以不親施五戎者蓋有由矣英明之主或以同軌無

征守庸之君或緣志劣寢伐今若喻之英皇時非昔類  
比之庸后意有愆焉脫元極之尊本不宜駕二公之徒  
革輅之戎寧非謬歟尋夫昔 若必須已而濟世豈不  
克廣先業也定火之雄未聞不武世祖之行匪皆疑懼  
且曹操勝表蓋由德義內舉苻堅瓦解當緣立政未至  
定非敵卒之力彊十萬之衆寡也今則驅馳先天之術  
駕用仁義之師審觀成敗庶免斯咎長江之阻未足可  
憚踰紀之略何必可師洞庭彭蠡竟非殷固奮臂一呼  
或成漢業經略之義當付之臨機足食之籌望寄之蕭  
相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也又水旱

之運未必由兵堯湯之難詎因興旅頗豐之後雖靜有  
之關左小紛已勅禁勒流言之細曷足以紓天功深錄  
誠心勿恨不相遂耳及車駕南伐趙郡王幹督關右諸  
軍事詔加淵使持節安南將軍爲副勒衆七萬將出子  
午尋以蕭贖死停師是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淵以步  
騎六千衆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  
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淵年十四嘗  
詣長安將還諸相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  
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  
德聲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

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未幾  
拜儀曹尚書高祖考課在位降淵以王師守常侍尚書  
奪常侍祿一周尋除豫州刺史以母老固辭會蕭昭業  
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乃以淵爲使持節安南將軍  
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淵面辭曰臣本儒生頗聞俎豆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惟陛下裁之軍期已逼高祖不許  
淵曰但恐曹虎爲周魴耳陛下宜審之虎果僞降淵至  
葉具曹虎譎詐之問兼陳其利害超淵進取南陽淵以  
兵少糧乏表求先攻赭陽以近葉倉故也高祖許焉乃  
進攻赭陽蕭鸞遣將垣歷生來救淵素無將略爲賊所

敗坐免官爵爲民尋遭母憂高祖遣謁者詣宅宣慰服  
闕兼太尉長史高祖南討又兼彭城王中軍府長史尋  
爲徐州京兆王愉兼長史賜絹百匹愉旣年少事無巨  
細多決於淵淵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民和南徐州刺  
史沈陵密謀外叛淵覺其萌漸潛勅諸戍微爲之備屢  
有表聞朝廷不納陵果殺將佐勒宿豫之衆逃叛濱淮  
諸戍由備得全陵在邊歷年陰結旣廣二州人情咸相  
翕惑陵之餘黨破見執送淵皆撫而赦之惟歸罪於陵  
由是衆心乃安景明初除祕書監二年卒官年四十八  
贈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復本爵固安伯謚曰懿初謚父

志法鍾繇書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淵  
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白馬公崔玄伯亦善書世  
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淵與僕射李冲特相  
友善冲重淵門風而淵私冲才官故結爲婚姻往來親  
密至於淵荷高祖意遇頗亦由冲淵有八子

長子道將字祖業庶襲父爵而讓其第八弟道舒有司  
奏聞詔曰長嫡承重禮之大經何得輒授也而道將引  
清河國王常侍韓子熙讓弟仲穆魯陽男之例尚書李  
平重申奏詔乃聽許道將涉獵經史風氣審諤頗有文  
才爲一家後來之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



澄皆虛襟相待勰爲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遷司徒東閣祭酒尚書左外兵郎中轉祕書丞出爲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原之墓而爲之立祠優禮儒生勵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入爲司徒司馬卒贈龍驤將軍太常少卿謚曰獻所爲文筆數十篇

子懷祖太學博士負外散騎侍郎卒

懷祖弟懷仁武定中太尉鎧曹參軍

道將弟亮字仁業不仕而終

子思道

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顯祖女

樂良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太子舍人尋轉洗馬遷散騎侍郎轉安遠將軍中書侍郎兼祕書丞尋以母憂去官服終復拜中書侍郎遷龍驤將軍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轉長兼散騎侍郎加左將軍神龜二年除左將軍涇州刺史其年七月卒官年四十四贈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賜帛二百匹謚曰文侯

子景緒武定中儀同開府錄事參軍

道裕弟道虔字慶祖粗閑經史兼通筭術尚高祖女濟南長公主公主驕淫聲穢遐邇先無疹患倉卒暴薨時云道虔所害世宗祕其醜惡不苦窮治尚書嘗奏道虔

爲國子博士靈太后追主薨事乃黜道虔爲民終身不仕孝昌末臨淮王彧因將出征除道虔奉車都尉道虔外生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尋加征虜將軍以議歷勳賜爵臨淄伯遷散騎常侍天平初征南將軍轉都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出除驃騎將軍幽州刺史尋加衛大將軍卒於官贈都督幽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恭文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寓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及司馬見出之後更娶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兄弟競父爵至今

未襲

道虔弟道偁字希祖州主簿沉雅有學尚孝昌末卒二子早夭以弟道約子正達爲後武定中征虜將軍太尉記室參軍

道偁弟道和字叔維兄弟之中人望最下冀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

子景豫

景豫弟景熙武定中儀同開府諮議

道和弟道約字季恭起家員外郎累遷司空錄事參軍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輔國將軍光祿大夫轉司徒右長

史太傅李延實出除青州延實先被病道約延實之妻弟詔以道約爲延實長史加散騎常侍寄以匡維也永熙中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廣平王贊儀同開府長史天平中開府儀同高岳請爲長史岳轉除青冀二州道約仍爲長史隨岳兩藩有毗佐之稱興和末除衛大將軍兗州刺史在州頗得民和武定元年卒年五十八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正通開府諮議少有令譽徵赴晉陽遇患卒妻鄭氏與正通弟正思淫亂武定中爲御史所劾人士疾之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自尚書左主客郎中爲冠

軍將軍中書侍郎卒

淵弟敏字仲通小字紅崖少有大量太和初拜議郎早卒贈威遠將軍范陽太守謚曰靖高祖納其女爲嬪敏五子

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沈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爲僕射李冲所歎美起家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司徒中郎神龜初任城王澄奏舉義僖除散騎侍郎轉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義僖交款每與舊故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好輒留連數日得諮詢政道其見重若此齊王蕭寶寅啟

爲開府諮議參軍辭疾不赴尋兼司空長史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貴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豈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僖之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勅停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建義初兼都官尚書尋除安東將軍衛尉卿普泰中除都官尚書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僖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性寬和畏慎不妄交款與魏子建情好尤篤言無所隱義僖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忻然甘之永熙中風疾頓發興和中卒年六十四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孝簡

子遜之武定中太尉記室參軍

遜之弟世猷齊王開府集曹參軍

義僖弟義綜字叔預司空行參軍本州治中散騎侍郎

司徒諮議參軍

子孝章儀同開府行參軍早亾

義宗弟義敦字季和征北府默曹參軍

子景開字子達武定中儀同開府屬

義敦弟義安字幼仁不仕義僖諸弟並遠不逮兄也

敏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顏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太和初爲太子中舍人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昭業高祖詔昶曰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無相疑難又勅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語致慮若彼先有所知所識欲見便見須

論卽論盧昶正是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可率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復罷也凡使人之體以和爲貴勿遞相矜誇見於色貌失將命之體卿等各率所知以相規誨及昶至彼值蕭鸞僭立於是高祖南討之昶兄淵爲別道將而蕭鸞以朝廷加兵遂酷遇昶等昶本非骨鯁聞南人云兄旣作將弟爲使者乃大恐怖淚汗交橫鸞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蹇諤曾不屈撓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高祖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何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有

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乎縱不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昶對曰臣器乏陸隨忝使閩越屬蕭鸞昏狂誅戮無道恐不得仰奉明時歸養老母苟存尺蠖屈以求伸負辱朝命罪宜萬死乞歸司寇伏聽斧鉞遂見罷黜久之復除彭城王友轉祕書丞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昶請外錄世宗不許遷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曰謹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臣聞積不虛見德合必符妖不妄出咎彰則至是以古之人

君或息瑞以失德或祇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殷鑒于齡之炯誠比者災氣作沴恒陽虧度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哀百姓之無辜引在予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詔道映於堯先進思納諫之言事光於舜右伏讀明旨俯觀徵譴敢布庸瞽以陳萬一竊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一婦之織衣止蔽形年租歲調則惟常理此外徵求於何取足然自比年以來兵革屢動荆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荆蠻凶狡王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潁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又戰不必勝加之退負死喪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煩

徃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遙畛田蕪  
罕耘連村接閉蠶飢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彊恃  
私而逼掠遂令鬻裋褐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  
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闕黃霸之君縣  
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思所以潤屋故士女呼  
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於魏闕往歲法官案驗  
多挂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誡然後遣使覆訊公違憲  
典或承風挾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施已惠御史  
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侮上之源滋陵  
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

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垂叡喆之鑒察妖災  
之起延對公卿廣詢庶政引見樞納博求民隱存問孤  
寡去其苛碎輕徭省賦與民休息貞良忠謹置之於朝  
姦回貪佞棄之於市則九官勿戒而恒敬百縣不嚴而  
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詔曰朕纂承鴻緒伏膺寶曆  
思靖八方惠康四海當必世之期麟鳳不降屬勝殘之  
會白鼠告咎萬邦有罪實唯朕躬尚書敷納機猷獻替  
是寄讜言有聞朕實嘉美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卽  
正仍待中曩守職而已無所激揚也與侍中元暉等更  
相朋附爲世宗所寵時論鄙之出除鎮東將軍徐州刺

史永平四年夏昶表曰蕭衍琅邪郡民王萬壽等款誠  
內結潛來詣臣云昶山戍今將交換有可圖之機臣卽  
許以旌賞遣其還入至三月二十四夜萬壽等獎率同  
盟攻掩昶城斬衍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帶昶  
山戍主劉晰并將士四十餘人傳首至州臣卽遣兼郟  
城戍副張天惠率驍勇二百徑往赴之琅邪諸戍絡繹  
繼援而衍郁洲已遣二軍以拒天惠天惠與萬壽等內  
外齊擊俘斬數百便卽據城詔昶曰彭宋地接邊疆勢  
連淮海威禦之術功在不易昶山險塞寇之要防水陸  
交湊揚郁路衝畜聚凶徒虔劉邊鄙青光齊兗每罹其  
患卿妙算敷克城殄衆展疆闢土何善如之庸勲之  
懋朕用嘉止故遣左右直長閻遵業具宣徃懷此戍郁  
洲之本存亾所繫今旣失守有不存之心彼見扼喉將  
圖救援之計今水雨盛行宜須防守卿可深思擬捍之  
規攘敵之略使還具聞昶又表蕭衍將張穆馬仙理陰  
虔和等各領精兵分屯諸堰昌義之張惠紹王神念王  
茂光承彼傳信續發建鄴自存之計并歸於此量力準  
寇事恐不輕何者此兵九千賊衆四萬名將健士遠近  
畢集邀憑兩熱決死來戰藉衆乘凶希固巢穴所以傾  
國而舉非爲昶山將恐王師固六里據湖衝南截淮浦



勢崩難測海利鹽物交闕常貢所慮在大有必爭之心  
若皇家經略方有所討必須簡將增兵加益糧仗與之  
亢擬相持至秋天麾一動開拓爲易圖南之計事本在  
今請增兵六千米十萬石如其不也伏聽朝議昶又表  
賊徒大集衆旅彊盛置柵响山屯守門井并圍固城晝  
夜連戰恐狡勢旣彊後難除揃輒欲令征虜將軍趙遐  
率勒見兵與之決勝遐慮衆少不敵若一舉失利則衆  
心挫怯求待大衆俱至奮銳擊之竊謂此謀非爲孟浪  
且臣本奉朝規令相拒守以待涼月今歲已云秋高風  
漸舉經算大圖時事旣至且鮑口以東陸運無闕响固

之間本無停潦宜時掩擊邊陲而賊自夏以來貫甲不  
歇從六里以北城柵相連役使兵人便已疲殆若大衆  
臨之必可禽捷一城退潰衆壘土崩乘勝圖之易於振  
朽脫兵不速至長彼熾心軍士憂惶自生異議請速簡  
配以及事機詔曰克獲响山計本於昶乘勝之規終宜  
有寄是以起兵之始卽委處分前機經略一以任之今  
旣請兵理宜速遂可遣冀定瀛相四州中品羽林虎賁  
四千人赴之又詔昶曰响山之克寔由於卿開疆拓土  
實爲長策然經討未服非卿而誰而蟻徒送死規侵王  
略天亾小賊數在無遠故前者命卿親臨指授尋以卿

疾未瘳且待消息今既痊復宜遵前旨秉戈揮銳殄寇  
爲懷已發虎旅五萬應機電赴指辰而至遂卿本請截  
彼東南亮委高算又詔昶曰取昶置戍並是卿計始終  
成敗悉歸於卿卿以兵少請益今已遂卿本意如聞東  
唐陸道甚狹一軌之外皆是大水彼必據之以斷軍路  
若已如此更設何策其軍竒兵變遽以表聞又聞衍軍  
將帥每有流言云魏博淮揚宿豫乃是兩宜若實有此  
卿可量昶山薪水得支幾時脫事容往返馳驛速聞如  
薪水少急卽可量計若理不可爾亦將軍截決昶旣儒  
生本少將略又羊祉子燮爲昶司馬專征戎事掩昶耳

目將士怨之昶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衍昶  
見城降於是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雪軍人凍  
死及落手足者三分而二自國家經略江左唯有中山  
王英敗於鍾離昶於昶山失利最爲甚焉世宗遣黃門  
甄琛馳駟鑠昶窮其敗狀詔曰昶山之敗傷損實深推  
始究末罪鍾元帥雖經大宥輕重宜別昶一人可以免  
官論坐自餘將統以下悉聽依赦復任未幾拜太常卿  
仍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又進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  
侍熙平元年卒於官贈征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穆昶  
寬和矜恕善於綏撫其在徐州戍兵疾親自檢恤至番

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終昶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  
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能尚高祖女義陽長公主拜駙  
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祿大夫卒贈中書監  
子士晟儀同開府掾

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彩閒  
潤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彧欽愛之及  
彧開府引爲兼屬仍領部曲出帝登阼以郎任行禮封  
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  
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  
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

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  
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亾日  
乃是得夢之夜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蕭衍南  
人稱之還拜尚書右丞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  
館了不屑意又兼黃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  
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新論  
數十篇文筆別有集錄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  
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  
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  
而別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兄子士啟淫汙元

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  
元明弟元緝字幼緒凶率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  
平手刃其客起家祕書郎轉司徒祭酒稍遷輔國將軍  
司徒司馬卒於官贈散騎常侍都督幽瀛二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曰宣  
子士深開府行參軍

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亦以儒素見重太和中拜  
議郎轉趙郡王征東諮議參軍毋憂去官後爲太尉主  
簿司徒屬范陽太守章武內史兼司徒右長史加冠軍  
將軍轉左長史出爲前將軍濟州刺史入除光祿大夫

正光五年卒年六十二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青州刺  
史

長子文甫字元祐少有器尚涉歷文史有譽於時位司  
空參軍年四十九卒

子敬舒有文學早亾

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晚頗改節爲員外郎因  
歸鄉里永安中爲都督守范陽三城拒賊帥韓婁有功  
賜爵范陽子永熙中除右將軍太中大夫栖遲桑井而  
卒年六十

子士偉興和中中散大夫

子翼弟文符字叔僖性通率位員外郎羽林監尚書主客郎中遷通直散騎侍郎永安中卒年四十

子子潛武定中齊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參軍度世李氏之甥其爲濟州也國家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亾破軍途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恭恤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販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旣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淵昶等並循父風遠親踈屬叙爲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爲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

亾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在洛時有飢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弟常旦省謁諸父出坐別室至暮乃入朝府之外不妄交游其相勗以禮如此又一門三主當世以爲榮淵兄弟亾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損子孫多非法帷薄混穢爲論者所鄙

度世從祖弟神寶中書博士太和中高祖爲高陽王雍納其女爲妃初玄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摠攝鄉部屯於海濱遂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討禽之事在帝紀

溥玄孫洪字曾孫太和中歷中書博士稍遷高陽王雍

鎮北府諮議參軍幽州中正樂陵陽平二郡太守洪三子

長子崇字元禮少立美名有識者許之以遠大景明中驃騎府法曹參軍早卒

子子剛司空行參軍荊州驃騎府主簿沒於關中

崇弟仲義小名黑知名於世高陽王雍司空行參軍貞外散騎侍郎幽州別駕

第三子叔矩字子規武定中尚書郎

子規弟子正司徒法曹參軍崇兄弟官雖不達至於婚姻常與玄家齊等

仲義弟幹字幼禎州主簿

子讓儀同開府參軍

洪弟光宗子觀觀弟仲宣事在文苑傳

仲宣弟叔虔武定初司徒諮議參軍

洪從弟附伯附伯弟侍伯並有學識附伯位至滄洲平

東府長史侍伯永熙中衛大將軍南岐州刺史

侍伯從弟文偉興和中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大夏縣

開國男

史臣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爲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



编码错误

应“魏書四十八”

儒素有過人者淵之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  
諸子不逮餘烈所被弗及盈乎

第三十五

魏書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六

魏書四十九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傳父韜少以英  
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爲慕容垂太尉從事中郎  
太祖平中山以韜爲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  
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  
照必爲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奉祖父喪還  
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  
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  
公羊郡召功曹神麈二年世祖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



大將軍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世祖之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允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不軍事語在不傳涼州平以參謀之勲賜爵汶陽子加建武將軍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

作卽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識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曰天文曆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者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數

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  
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并非十月也又謂雅  
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曆數初  
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  
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  
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勅以經  
授恭宗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虛胡方回  
共定律令世祖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  
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  
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

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  
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  
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  
飢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初崔浩  
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  
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  
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民  
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  
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遼  
東公翟黑子有寵於世祖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尋發

覺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我爲首爲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爲親已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絕黑子不以實對竟爲世祖所踈終獲罪戮是時著作令史閔湛却標性巧佞爲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旣而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用垂不朽欲

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介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爲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旣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

摠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  
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  
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  
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  
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  
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  
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  
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  
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勅  
允爲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

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日然後爲詔詔引前允  
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  
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  
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  
高允其殆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  
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  
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屬休  
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素官榮妨  
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  
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

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即  
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  
謬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  
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  
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  
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  
臣之意恭宗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導旨  
者恐負翟黑子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  
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  
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

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  
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方方所則而營立私田  
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鄽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  
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  
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號之將亡神乃下  
降賜之士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  
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  
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爲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稱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適小人孔父有云小人  
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

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雋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恭宗不納恭宗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世祖召允升階歔歔悲不能止世祖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高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世祖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爲之悲傷是以竊言耳世祖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

見朕因悲耳允表曰往年被勅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失得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脩飭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爲鑒戒漢成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覲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叡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鑿

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聽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世祖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高宗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温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修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

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万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万之衆其所損廢亦以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高宗納之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允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

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効  
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  
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  
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  
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  
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  
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  
人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  
年及今頻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  
色衰相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

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  
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  
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  
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  
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  
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  
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  
古之人奚獨不然今上爲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  
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  
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



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  
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  
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  
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譁罔有儀式  
又俳優鄙藝污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  
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  
矯然釐改以厲頽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允言如此非一高宗從容聽之或有觸迂帝所不忍聞  
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知允意逆屏  
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

知所論或有上書陳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羣臣曰君父  
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  
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  
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  
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論至朕  
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  
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  
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皆  
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不自愧乎  
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

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繡袍厨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卽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爲綏遠將軍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高宗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没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涼也文多不載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紛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加左將軍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

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  
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  
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  
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  
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  
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  
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  
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  
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高宗重允  
常不名之恒呼爲令公公公之號播於四遠矣高宗崩

顯祖居諒闇乙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  
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爲  
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見于今朕旣  
纂統大業八表晏寧稽之舊典欲置學宮於郡國使進  
脩之業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祕二  
省參議以聞允表曰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爲先咸  
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  
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杜  
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  
昔典經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

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叙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摺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勅並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

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舉其梗槩矣今著之於左

中書侍郎固安伯范陽盧玄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甯燕崇玄略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常陟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李欽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閔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

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李遐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

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

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鑿

中書郎武恒子河間刑穎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渤海高濟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鴈門李熙士元

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

祕書郎鴈門王道雅

祕書郎鴈門閔弼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

夫百王之御士也莫不資仗群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麈已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儁造酬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

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  
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  
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感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  
叙于懷齊衿于垂歿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  
復至殞歿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  
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  
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爲  
文二十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詞曰紫  
氣干霄群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盪遊氛克剪  
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旣寧且一偃武橐

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  
豐豐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旣招釋  
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憑  
影附劉以和親茂祖禿單夙罹不造克已勉躬聿隆家  
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  
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栖遲居冲守約好讓善推思  
賢樂古如渴如飢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  
若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  
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  
班同舊臣位並群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

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  
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宜形隨流  
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  
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  
尹西都靈惟作傳垂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  
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  
式綢繆典詰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  
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  
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  
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說入獻其功輜軒一舉撓燕下

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  
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臯翰飛紫宮頻  
在省闈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彥鑒思參  
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耻于下乃謝朱  
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雋華藻雲飛金聲夙振  
中遇沈疴賦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  
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肯質侔和璧文炳雕龍耀姿  
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  
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  
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移



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  
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寒寒儀  
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賁潘符標尚杜熙好和  
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  
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兼識拔萃  
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  
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  
言足爲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物  
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  
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屈彼南

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土納慶  
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襲朱裳腰  
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  
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昕如昨存亡奄  
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皇興中詔  
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  
辭也後允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  
其詞曰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  
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稟政在  
蕃徃因時 逃命北轅世襲凶軌背忠食言招亡聚盜

醜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蹶乃詔訓師興戈北伐躍  
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討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馘翦  
厥旅積骸填谷流血成浦元兇狐奔假息窮豎爪牙旣  
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葦翼翼聖明有兼斯美  
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尸野獲惠加生生死死蒙惠人  
欣覆育理貫幽冥澤漸殊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  
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  
浹六軍克合万邦以協義華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  
播之來葉顯祖覽而善之又顯祖時有不豫以高祖沖  
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

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  
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顯祖於是傳位於高祖賜  
帛千匹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  
事然而不能專勤屬迹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  
較績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高宗迄于  
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  
議之勳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尋授使持節散騎常  
侍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  
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爲善者  
何望乃表聞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

化頗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爲事後正光中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帥郡中故老爲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十餘章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勅州郡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又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允上酒訓曰臣被勅論集徃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臣以朽邁遭人倫所弃而殊恩過隆錄臣於將歿之年勗臣於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荅伏惟陛下以睿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群生普天之下罔不

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爲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況於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恹恹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自古聖王其爲饗也玄酒在堂而醑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徃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友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

流芳酒之爲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  
殆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  
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  
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  
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亂之損不亦夥  
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  
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嗟如  
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臣之  
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  
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証以

爲不羈縱長醜以爲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  
有千鍾百觚之飲者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天之  
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  
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  
宜無思不服仁風敦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  
誨而不倦憂勤備於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  
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  
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已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爲  
度順德以爲經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彌榮遵孝道  
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軌遺仁風於後生

仰以荅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高祖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尋詔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問以政治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咨訪焉

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初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薨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高祖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二年

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覽篤親念故虛已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索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性又簡至不妄交遊顯祖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

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資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四匹雜綵百匹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資者莫及焉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

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  
製詩賦誄頌箴論表讚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  
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明算法爲  
筭術三卷子忱襲

忱字士和以父任除綏遠將軍長樂太守爲政寬惠民  
庶安之後例降爵爲侯尋卒

孫貴賓襲除州治中卒官

忱弟懷字士仁任城王雲郎中令大將軍從事中郎授  
中散恬淡退靜不競世利在散輦十八年不易官太和  
中除太尉東陽王諮議參軍而卒

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雅  
有度量博涉經史太和十五年拜奉朝請太尉法曹行  
參軍尋兼尚書祠部郎以母憂去職久之除治書侍御  
史轉洛陽令綽爲政強直不避豪貴邑人憚之又詔參  
議律令遷長兼國子博士行潁川郡事詔假節行涇州  
刺史延昌初遷尚書右丞參議壬子歷肅宗初司徒清  
河王懌司馬冠軍又隨懌遷太尉司馬其年秋大乘賊  
起於冀州都督元遙率衆討之詔綽兼散騎常侍持節  
以白虎幡軍前招慰綽信著州里降者相尋軍還除汲  
郡太守固辭不拜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等朋附

高肇詔並原罪俄行滎陽郡事以本將軍出除豫州刺史爲政清平抑強扶弱百姓愛之流民歸附者二千餘戶遷後將軍并州刺史正光三年冬暴疾卒年四十八四年九月詔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簡

子炳字仲彰太尉行參軍稍遷征虜將軍開府掾早卒允弟推字仲讓小名檀越早有名譽太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南人稱其才辯遇疾卒於建業朝廷悼惜之喪還贈輔國將軍臨邑子謚曰恭賜命服衣冠允爲之作誄推弟燮字季和小字淳于亦有文才世祖每詔徵辭疾

不應恒譏笑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

孫市賓奉朝請冀州京兆王愉城局參軍愉構逆市賓逃歸京後除青州安南府司馬永熙中冠軍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始神麈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

濟字叔民初補中書博士又爲楚王傳真君中假負外常侍賜爵浮陽子使於劉義隆世祖臨江於行所除盱眙太守後超授游擊將軍尋出除滄水太守卒年六十七贈鎮遠將軍冀州刺史謚曰宣



子矯襲卒子師襲

師字孝則有學識歷詹事丞太子舍人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散騎侍郎從事正員郎累遷光祿少卿行涇州事卒贈龍驤將軍河州刺史

子和仁字德舒襲釋褐員外散騎侍郎領殿中御史少清簡有文才曾爲五言詩贈太尉屬盧仲宣仲宣甚歎重之常有高尚之志後爲洛州錄事參軍不赴服餌於汲郡白鹿山未幾卒時人悼惜之

和仁弟德偉武定末東宮齋帥

矯弟遵自有傳

毗字子翼鄉邑稱爲長者官至從事中郎

孫當尚書郎卒贈樂陵太守謚曰恭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也少時竊遊河表遂至河南尋復潛歸頗涉經籍微有注疏之用允領祕書典著作選爲校書郎允修撰國記與俱緝著常令模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遣模執筆而指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著論上下模預有功焉太和初模遷中書博士與李彪爲寮友並相愛好至於訓導國胄甄明風範遠不及彪也出除潁州刺史王肅之歸闕路經懸瓠羈旅窮悴時人莫

識模獨給所須弔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微報復之由是爲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治稱正始元年復出爲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效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卿矣

子懷恕聰率多字甚收潁川情和至襄威將軍本州冠軍府功曹參軍

懷恕弟懷遜頗解醫術歷位給事中卒於左軍將軍鎮遠將軍

史臣曰依仁遊藝執義守詰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昭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學治有聞聿脩之義也

列傳第三十七

魏書四十九

李靈

崔鑒

李靈字虎符趙郡人高平公順從父兄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太祖平中原聞勰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麇中世祖徵天下才雋靈至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從駕臨江除淮陽太守靈以學優溫謹選授高宗經後加建威將軍中散內博士賜爵高邑子高宗踐祚除平南將軍洛州刺史而卒時年六十三帝追悼之贈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簡

子恢襲子爵高宗以恢師傅之子拜員外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長安鎮副將進爵爲侯假鉅鹿公皇興元年鎮軍大將軍東平王道符謀反殺恢及雍州刺史魚玄明雍州別駕李允等恢時年四十八顯祖愍之追贈恢散騎常侍鎮西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貞恢長子悅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爲伯卒

子瑾字伯瓊太和中拜奉朝請後襲爵轉司徒廣陽王嘉集曹參軍太尉高陽王雍長流參軍太尉清河王懌記室參軍後除中堅將軍步兵校尉葛榮反於河北所在殘害詔瑾持節兼吏部郎中東北道弔慰大使至冀

州值葛榮圍逼勅授瑾防城都督時瑾以二子自隨次子戰死瑾恐動人情忍哀輟哭城陷沒賊旣而走免永安初拜左將軍大中大夫殷州大中正累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太尉諮議參軍天平初除車騎將軍大司農卿中正如故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元象元年秋卒年六十五贈使持節都督定瀛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景威襲武定末西汝陰太守齊受禪爵例降悅祖弟顯甫本州別駕遷步兵校尉從駕南討以功賜爵平棘子行并州事尋除河北太守卒贈顯武將軍安州刺史

謚曰威

子元忠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陽縣開國伯  
子搔武定末河內太守

顯甫次弟華字寧夏初爲羽林中郎武騎侍郎步兵校  
尉轉直閣將軍武衛將軍華膂力過人頗有將略每從  
征伐頻著軍功賜爵欒城子定州驃騎長史輔國將軍  
中山太守卒贈前將軍幽州刺史有八子

長子構襲爵至通直散騎常侍卒贈殷州刺史次敬義  
司徒長流參軍兼光祿少卿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卒贈  
本將軍殷州刺史

次叔向爲徐州鎧曹參軍帶郭浦戍主值刺史元法僧  
叛逼入蕭衍

次幼緒早亡

次季脩博陵常山二郡太守

次世幹次雅明兄弟並不脩名行險暴無禮爲時所賤  
華弟憑字青龍祕書主文中散累遷冀州征東長史太  
子中舍人阿附趙脩超遷司空長史給事黃門侍郎武  
衛將軍定州大中正坐脩黨免官後除趙郡太守卒  
子道嘉字同吉豫州外兵參軍汝陽太守

同吉弟文衡開府行參軍

恢弟綜行河間郡早卒

綜子道字良軌有業尚初拜奉朝請尚書度支郎遷洛  
爲營構將高祖南伐爲行臺郎車駕還拜太子步兵校  
尉世宗初轉步兵校尉兼散騎侍郎副盧昶東北道使  
拜司空諮議加中壘將軍京兆王愉以征東將軍爲冀  
州刺史道爲愉府司馬愉反召集州府以告之道不從  
爲愉所害時年四十四事平詔賜帛二百匹贈征虜將  
軍幽州刺史謚曰簡拜子渾給事中

渾字季初武定末大司農卿

渾弟繪字敬文齊王丞相府司馬

繪弟系字乾經少聰惠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  
倫輩晚不逮之初爲征東法曹參軍後除奉車都尉加  
寧遠將軍尋拜大司馬廣陵王錄事參軍府解還鄉里  
徵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齊獻武王從子永樂爲濟州  
刺史聞而請與相見待以賓交之禮及永樂薨系送葬  
還都蕭衍遣使朝貢侍中李神儁舉系爲尚書南主客  
郎系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爲稱職齊文襄王攝選以  
系爲司徒諮議參軍因謂之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  
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尋加征虜將軍武定五年兼散  
騎常侍使蕭衍與其二兄前後將命時人稱之太尉高

岳出討以系爲大都督司馬師還拜太子家令七年八月卒時年四十六時人傷惜之齊初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謚曰文

靈弟均趙郡太守

均子璨字世顯身長八尺五寸衣貌魁偉受學於梁祚興安中爲祕書中散本州別駕轉趙郡常山二郡太守遷中書郎雅爲高允所知天安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陽城公孔伯恭等率衆迎之顯祖復以璨參二府軍事軍達九里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使

遂不至時劉彧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先屯下磻元令璨與中書郎高間入彭城說安都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剋退還時永輜重在武原璨勸元乘永之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大雪寒永軍凍死者萬計於是遂定淮北加璨寧朔將軍與張謙對爲兗州刺史綏安初附以參定徐州之功賜爵始豐侯加建武將軍延興元年年四十卒謚曰懿

子元茂太和八年襲爵加建武將軍以寬雅著稱又例降拜司徒司馬尋除振威將軍南征別將彭城鎮副

將民吏安之賞帛百匹穀二百斛太和二十一年年四十四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謚曰順

子秀之字鳳起初除京兆王參軍轉員外散騎侍郎襲爵拜尚書都官郎

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司空參軍轉外兵參軍本州治中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征南法曹參軍

子羽弟子岳字鳳時員外郎大司馬祭酒秀之等早孤事母孝謹兄弟並容貌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

鳳昇子道宗武定末直閣將軍

道宗弟道林司徒中兵參軍

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稍遷司空諮議轉司馬監營構事出除寧朔將軍試守正平郡不拜兼定州大中正坐受鄉人財貨爲御史所劾除名爲民從駕征新野又從討樊鄧持節兼散騎常侍東南二道使景明中除平陽太守以罪左遷步兵校尉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宣茂議明堂之制以五室爲長與游肇往復肇善之遷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九遺言薄葬贈本將軍齊州刺史謚曰惠

子藉之字脩遠性謹正粗涉書史歷員外郎給事中司徒諮議參軍前將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又多不載



永熙初卒年五十四贈中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徹字伯倫武定末司空主簿  
藉之弟志字敬遠有氣尚州主簿

子長瑜郡功曹

敬遠弟幼遠性麤暴每爲劫盜刺史錄殺之

宣茂弟叔胤舉秀才著作佐郎歷廣陵王諮議南趙郡  
太守在位九載有政績景明三年卒年三十六謚曰惠  
子弼字延軌位至相州錄事參軍

弼弟翼字景業初爲盪寇將軍齋帥又除員外郎遷尚  
書郎仍齋帥建義初遇害河陰贈平北將軍定州刺史  
叔胤弟仲胤自中書學生歷公府主簿從事中郎諫議  
大夫尚書左丞卒賜帛一百匹布五十匹綿五十斤贈  
鎮遠將軍光州刺史謚曰恭

少子子仁尚書主客郎

崔鑿字神具博陵安平人父綽少孤學行脩明有名於  
世與盧玄高允李靈等俱被徵語在允傳尋以母老固  
辭後爲郡功曹而卒鑿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  
延興中受詔使齊州觀省風俗行兗州事以功賜爵桐  
廬縣子出爲奮威將軍東徐州刺史鑿欲安悅新附民  
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治銅以爲

農具兵民獲利卒贈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安平侯謚曰康

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爲中書學生主文中散太尉諮議參軍本州大中正出爲常山太守卒於郡時年二十七

長子脩義有風望襲爵自司徒默曹參軍再遷寧遠將軍新野太守還除太尉掾出爲冀州征東府長史卒年四十五

長子放寬襲爵齊受禪例降

合弟秉少有志氣太和中爲中書學生拜奉朝請轉徐

州安東府錄事參軍陽平王顯之爲定州秉復爲衛軍府錄事參軍帶母極令時甄琛爲長史因公事言競之間秉以拳擊琛墜於牀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征壽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爲部卒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後爲司空主簿轉掾城門校尉長兼司空司馬遷長史加輔國將軍出除左將軍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爲清論所鄙入爲司徒左長史未幾除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出除燕州刺史時天下多事遂爲杜洛周攻圍秉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與秉第二子仲哲赴救譚敗仲哲

死之秉遂率城民奔定州坐免官尋除撫軍將軍行相  
州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昌末冀州流民聚  
於河外因立東冀州除秉爲刺史加征東將軍不之任  
永安二年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秉年老被疾上表辭  
事詔不許元顥入洛秉避居陽武二年除散騎常侍車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太昌中除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常侍左光祿如故頻以老病乞解永熙三年去職天平  
四年薨年七十八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滄三州諸  
軍事本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謚曰靖穆  
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爲荊州平南府外兵參軍北道

行臺常景引爲行臺郎又啓除員外郎復爲安遠將軍  
尚書左中兵郎中以鄭儼之甥兼尚書左丞莊帝初遇  
害於河陰年四十二贈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冀州刺史  
忻弟仲哲生爲祖母宋氏所養早有知識六歲宋亡帝  
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略自許辟司徒行參  
軍假寧朔將軍統軍從廣陽王淵北討擊柔玄賊破之  
賜爵安平縣男及父秉於燕州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別  
將與都督元譚赴援到下口遇賊仲哲戰歿時年三十  
五  
長子長瑜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長瑜弟叔瓚司徒田曹參軍

仲哲弟叔彥撫軍將軍

叔彥弟季通武定中兼司農少卿

季通小弟季良風望閑雅自太學博士從都督李神軌征討有功賜爵蒲陰縣男尋除著作佐郎通直散騎侍郎轉征虜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太尉長史及秉還鄉季良亦去職歸養後除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先秉卒於家時年三十六贈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定州刺史謚曰簡

秉弟習字貴禮有世譽歷司徒主簿彭城王勰開府屬

遷幽州長史博陵太守吏民愛敬之在郡九年轉河東太守卒於郡年五十一贈中山太守孝昌三年重贈後將軍并州刺史

長子世儒字希業卒於大司馬從事中郎

世儒第三弟叔業武定中南兗州別駕

秉從父弟廣字仲慶有議幹初爲中書學生高祖時殿中郎中歷通直散騎侍郎太子步兵校尉詔守尚書左丞父憂去職後任城王澄爲揚州引廣爲鎮南府長史以母老辭景明末卒於家贈安遠將軍光州刺史子元獻字世雋頗有學識舉秀才不行後卒於鄉里

廣弟文業爲中書博士轉司徒主簿城陽王鸞爲定州  
刺史引爲治中年四十九卒子伯謙武定末司空諮議  
參軍

史臣曰李以儒俊之風當旌帛之舉崔以文雅之列應  
利用之科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爲盛哉

列傳第二十七

魏書四十九

列傳第二十八

魏書五十

尉元

慕容白曜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爲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  
泰常中爲前將軍從平虎牢頗有軍功拜中山太守元  
年十九以善射稱神麈中爲虎賁中郎將轉羽林中郎  
小心恭肅以匪懈見知世祖嘉其寬雅有風貌稍遷駕  
部給事中從幸海隅賜爵富城男加寧遠將軍和平中  
遷北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太昌侯拜冠軍將軍天  
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請師救援顯祖以元爲使  
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博陵公與城陽公

孔伯恭赴之劉彧東平太守無鹽戍主申纂詐降元知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備焉劉彧兗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擲詣軍歸款元並納之遂長驅而進賊將周凱望聲遁走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討安都屯于下碓永乃分遣羽林監王穆之領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二千據呂梁散騎侍郎張引領卒二千守茱萸督上租糧供其軍實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精甲二千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元以張永仍據險要攻守勢倍懼傷士卒

卒乃命安都與璨等固身率精銳揚兵於外分擊呂梁絕其糧運善居遁奔茱萸仍與張引東走武原馳騎追擊斬首八百餘級武原窮寇八千餘人拒戰不下元親擐甲胄四面攻之破穆之外營殺傷大半獲其輜重五百餘乘以給彭城諸軍然後收師緩戰開其走路穆之率餘燼奔于永軍永勢挫力屈元乘勝圍之攻其南門永遂捐城夜遁伯恭安都乘勢追擊時大雨雪泗水冰合永弃舡而走元豫測永必將奔亡身率衆軍邀其走路南北奮擊大破於呂梁之東斬首數萬級追北六十餘里死者相枕手足凍斷者十八九生擒劉彧使持節

都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寧朔將軍  
益陽縣開國侯垣恭祖龍驤將軍羽林監沈承伯等永  
攸之輕騎走免收其舡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劉彧東  
徐州刺史張讜據團城徐州刺史王玄載守下邳輔國  
將軍兗州刺史樊昌侯王整龍驤將軍蘭陵太守桓忻  
驅掠近民保險自固元遣慰喻張讜及青州刺史沈文  
秀等皆遣使通誠王整桓忻相與歸命元表曰彭城倉  
廩虛罄人有飢色求運冀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所弃  
舡九百艘沿清運致可以濟救新民顯祖從之又表分  
兵置戍進定青冀復表曰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疆

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關  
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詔曰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  
青冀已遣軍援須待剋定更運軍糧元又表曰臣受命  
出疆再罹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  
略雖淮岱獲振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智屬當偏任苟事  
宜宣徹敢不以聞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  
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而此城之  
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輒相誑惑希幸非望南來息耗  
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從淮南  
到鎮稱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

既以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朗所言臣欲自出擊之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于沓于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略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即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尅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尚神速又則生變若天雨旣降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民庶翻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與寮佐共議咸謂可然若憊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罔之罪惟天鑒懸量照臣愚款或復遣沈攸之吳禧公領卒數萬從沂清而進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騎一萬以拒之并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瘡瓦膝行者盡送令還以沮其衆又表求濟師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會泗水暴竭賊軍不



得前進白曜遂不行伯恭大破賊軍攸之禧公等輕騎遁走元書與劉彧徐州刺史王玄載示其禍福玄載狼狽夜走宿豫淮陽皆弃城而遁於是遣南中郎將中書侍郎高閭領騎一千與張謹對爲東徐州刺史中書侍郎李璨與畢眾敬對爲東兗州刺史以安初附拜元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淮陽公持節散騎常侍尚書如故詔元曰賊將沈攸之吳禧公等驅率蟻衆進寇下邳卿戎昭果毅智勇奮發水陸邀絕應時摧殄自淮以北蕩然清定皆是元帥經略將士效力之所致也朕用嘉焉所獲諸城要害之處分

丘置戍以帖民情今方欲清蕩吳會懸旌秣陵至於用丘所宜形勢進止善加量度動靜以聞是時徐州妖人假姓司馬字休符自稱晉王扇惑百姓元遣將追斬之四年詔徵元還京赴西郊尋還所鎮延興元年五月假元淮陽王三年劉昱將蕭順之王勅勲等領衆三萬入寇淮北諸城元分遣諸將逆擊走之元表淮陽郡上黨令韓念祖始臨之初舊民南叛全無一人令撫綏招集愛民如子南來民費係先等前後歸附戶至二百有餘南濟陰郡睢陵縣人趙憐等辭稱念祖善於綏撫清身潔已請乞念祖爲睢陵令若得其人必能招集離叛成

立一縣顯祖詔曰樹君爲民民情如此可聽如請元好  
申下人之善皆此類也太和初徵爲內都大官旣而出  
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民之  
心二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蕭  
道成旣自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  
以元威名夙振徵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  
西大將軍大都將餘官如故摠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  
固賊桓和等皆平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入爲侍中都  
曹尚書遷尚書令十三年進位司徒十六年例降庶姓  
王爵封山陽郡開國公食邑六百戶元表曰臣以天安  
之初奉律摠戎廓寧淮右海內旣平仍忝徐岳素餐尸  
祿積有年歲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  
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  
且臣初剋徐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彧  
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  
勢連青兗唯以彭城旣固而永等摧屈今計彼戎兵多  
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  
負罪便忝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遐被罪人  
斯戮又團成子都將胡人王勅勲負釁南叛每懼奸圖  
狡誘同黨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

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爲宜詔曰  
公之所陳甚合事機其年頻表以老乞身八月詔曰元  
年尊識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挹體懷平隱仁雅  
淵廣謀猷是仗方委之以政用康億兆故頻文累札仍  
違沖志而謙光逾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謨復何以  
成其美德也已許其致仕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遂  
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詔  
曰夫大道凝虛至德沖挹故尹王法玄猷以御世聖人  
崇謙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  
孝悌於萬國垂教本于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

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同之古哲叔世  
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爲其舉傳中庸則易爲其  
選朕旣虛寡德謝曩喆更老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山  
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並元亨  
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台宿歸終私  
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  
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  
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  
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  
旣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

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  
臣既衰老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高祖曰孝順  
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  
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  
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  
庶臣年志朽敝識見昧然在於心慮不敢不盡高祖曰  
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  
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  
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叡則仰稟先誨  
企遵勅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

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冲德懸車懿量歸  
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雖更老非官耄耄罔祿然况  
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  
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七月元疾篤高祖親  
幸省疾八月元薨時年八十一詔曰元至行寬純仁風  
美富內秉越群之武外挺溫懿之容自少暨長勲勤備  
至歷奉五朝美隆四葉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効  
魯宋懷仁中鉉載德所謂立身備於本末行道著於終  
始勲書王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  
謙損既彰遠近流詠陟茲父事儀我萬方謂極眉壽彌

贊王業天不遣老奄尔薨逝念功惟善抽担于懷但戎事致奪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綵物二千匹温明祕器朝衣一襲并爲營造墳域謚曰景桓公以殊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劍四十人賜帛一千匹

子羽 犯肅宗廟諱頗有器望起家祕書中散駕部令轉主客給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守殿中尚書兼侍中以父憂去職又起復本官詔襲爵加平南將軍高祖親者百司以羽急情降常侍爲長兼仍守尚書奪祿一周遷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爲博陵郡開國公後爲征虜將軍恒州刺史卒仍以爲贈謚曰順

子景興襲正始元年卒贈兗州刺史無子

景興弟景雋襲爵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中坐杖國吏死降封深澤縣開國公

子伯永襲無子爵除

羽弟靜寬雅有才識世宗時爲尚書左民郎中卒贈博陵太守重贈鎮軍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敬

子祐之通直散騎常侍護軍長史卒

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玄孫父焄歷官以廉清著稱賜爵高都侯卒於冠軍將軍尚書左丞贈安南將軍并州刺史高都公謚曰簡白曜少爲中書吏以敦直給事東

官高宗即位拜北部下大夫襲爵遷北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高宗厚待之高宗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刺史畢眾敬並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彧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絕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屯於碣磔以爲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城拔其東郭其夜纂遁遣兵追執之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內附既而彧遣招慰復歸於彧白曜既拔無鹽回攻升城肥城戍主聞軍至弃城遁走獲粟三十萬斛既至升城垣苗麋溝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騎襲麋溝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人擊垣苗又破之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剋白曜以一句之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顯祖嘉焉詔曰卿搃率戎旅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內剋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亡已形潰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務存長轡不必窮兵極武以爲勞頓且伐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以德使來蘇

之澤加於百姓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百姓懷之獲崇吉毋妻待之以禮劉彧遣其將吳憺公率衆數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時泗水暴竭船不得進憺公退白曜因停瑕丘會崇吉與從弟法壽盜彧盤陽城以贖毋妻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縣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尉眷東討青州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白曜乃爲書以喻之曰天弃劉彧禍難滋興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刺史畢衆敬等深覩存亡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欵委以南蕃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敢縱奸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吉固守升城尋即潰散自襄陽以東至于淮海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踟躕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喻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

爲高不悛爲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我皇  
魏重光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  
弱卒所能擬抗況於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  
政不出閩外豈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爲援何  
異於蹄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蝮虺螫手則斷手螫足則  
斷足誠忍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行之無割身之痛  
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深思重慮  
自求多福道固固守不降白曜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  
等旣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  
掠文秀悔之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

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  
休賓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  
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  
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獲崇吉毋  
妻申纂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誼雜乃進討東陽  
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剋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  
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  
千四百甲冑各三千三百銅五千斤錢十五萬城內戶  
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二百餘始末三年築圍  
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



魏書傳三十八  
十一  
以爲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  
沈文秀抗倨不爲之拜忿而箠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  
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  
刺史濟南王將軍如故四年冬見誅初乙渾專權白曜  
頗所挾附緣此追以爲責及將誅也云謀反叛時論寃  
之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  
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  
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焉

白曜弟如意亦從白曜平歷下與白曜同誅太和中著  
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疆啓宇實良將之  
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杖鉞開隆周之基韓  
生秉旄興鴻漢之業故能賞超當時名垂前史若闔外  
功成而流言內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  
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  
顯同見而橫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吳奮不顧命  
萬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皓君臣輿櫬入洛大功亦舉  
讒書驟至內外唱和貝錦將成微晉武之鑒亦幾於顛  
沛矣每覽其事常爲痛心聖王明王固宜深察臣伏見  
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

白曜祖父相資世酋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  
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  
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  
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百  
寮同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握兵十  
萬杖鉞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  
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麋溝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  
東掃道固銜璧盤陽梁鄒肉袒請命于時東陽未平人  
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眾不朝扇擾邊服崔僧祐蓋  
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水陸鋒起揚旌而至規援青齊

士民恟恟莫不南顧時兵役既久咸有歸心而白曜外  
宣皇風內盡方略身擐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  
恩厚二軍懷挾纘之溫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  
徒弭旆効順軍門文靜崇仁棄城竄海次陽顯達望塵  
南奔聲震江吳風偃荆漢及青州剋平文秀面縛海波  
清靜二齊克定逖彼東南永爲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  
貢濟泗息烽警之虞開岱宗封禪之略闢山川望秩之  
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筭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  
氛翳旣靜爵命亦隆榮燭當時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  
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僞亂真朱紫難辨傷

夷未瘳合門屠戮鴻勳盛德蔑介無聞有識之徒能不  
悽愴臣謂曰曜策名王庭累荷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  
美秉鉞啓蕃折衝敵國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於戎  
旅之際契闊於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靜亂及方難  
旣夷身膺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  
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望者乎且於  
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跨州連鎮勢侔雲岳主將驍雄  
按鉞在所莫不殉忠死難効節奉時此之不可生心白  
曜足知之矣況僭逆阻兵營代厭亂加以王師仍舉州  
郡屠裂齊民勞止神膽俱喪亡燼之衆不可與圖存離

敗之民不可與語勇哉白曜秉毅習戎體閑兵勢寧不  
知士民之不可藉將士之不同已據彊兵之勢因塗炭  
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爲也料此推之  
事可知矣伏惟陛下聖鑒自天仁孝宰世風冠宇宙道  
超百王開國以求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  
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覆名  
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方之餘流應有  
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勲臣之績垂天地之施慰  
僵屍之魂使合棺定謚歿有餘稱選其宗近才堪驅策  
錫以微爵繼其絕世進可以獎勸將來退可以顯國恩

澤使存者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哉仰  
惟聖明霈然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高祖覽表嘉愍  
之

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爲中散遷  
宰官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  
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爲楨隱而不言事發坐之文明  
太后引見群臣謂之曰前論貪清皆云克脩文祖時亦  
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古有  
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  
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聞識不遠過蒙曲照虛忝

今職小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怕之心奉有  
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高祖曰昔鄭相嗜魚人有  
獻魚者相曰若取此魚恐削名祿遂不肯受契若知心  
不可常卽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宰官令微好碎事  
頗曉工作主司厨宰稍以見知及營洛陽基構征新野  
南陽起諸攻且契皆參典太和末以功遷太中大夫光  
祿少卿營州大中正賜爵定陶男正始初除征虜將軍  
營州刺史徙都督沃野薄骨律二鎮諸軍事沃野鎮將  
轉都督禦夷懷荒二鎮諸軍事平城鎮將將軍並如故  
轉都督朔州沃野懷朔武川三鎮三道諸軍事後將軍

朔州刺史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克  
初慕容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遺免  
不敢復姓皆以輿爲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  
入掖庭者猶號慕容特多於他族

契長子昇字僧度建興太守遷鎮遠將軍沃野鎮將進  
號征虜將軍甚得邊民情

和第二子僧濟自奉朝請稍轉至五校耽淫酒色不事  
名行

契弟暉歷涇州長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大使于  
忠賞粟二百石卒贈幽州刺史

孫善儀同開府主簿

史臣曰魏之諸將罕立方畝之功尉元以寬雅之風受  
將帥之任取瑕丘如覆掌剋彭城猶拾遺擒將馘醜威  
名遠被位極公老聖主乞言無乃近世之一人歟白曜  
有敦正之風出當薄伐席卷三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  
海垂欣慰其勞固不細矣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議  
勤未聞於斯日也

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父耆字黃老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拜綏遠將軍遷龍驤將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謚曰成侯茂年十七鬻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有風諸軍旌旗皆偃什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

列傳第三十九

魏書五十一

韓茂

皮豹子

封勅文

呂羅漢

孔伯恭

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父耆字黃老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拜綏遠將軍遷龍驤將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謚曰成侯茂年十七鬻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有風諸軍旌旗皆偃什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

右日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爲虎賁中郎將後從世祖討赫連昌大破之世祖謂諸將曰今若窮兵極武非弔民之道明年當共卿等取之徙其民而還以軍功賜茂爵蒲陰子加彊弩將軍遷侍輦郎又從征統萬大破之從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由是世祖壯之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加冠軍將軍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徙其居民從平涼州茂爲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加平南將軍從破薛永宗伐蓋吳轉都官尚書從征懸瓠頻破

賊軍車駕南征分爲六道茂與高涼王那出青州諸軍渡淮降者相繼拜茂徐州刺史以撫之車駕還以茂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加征南將軍世祖崩劉義隆遣將檀和之寇濟州南安王余令茂討之至濟州和之遁走高宗踐祚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沉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論議合理爲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太安二年夏領太子少師冬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曰桓王

長子備字延德初爲中散賜爵江陽男加揚烈將軍又進爵行唐侯拜冠軍將軍太子庶子遷寧西將軍典遊

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  
刺史謚曰簡公

備弟均字天德少而善射有將略初爲中散賜爵范陽  
子加寧朔將軍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兄備卒無子  
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本  
將軍定州刺史轉青冀二州刺史餘如故恤民廉謹甚  
有治稱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廣民稀多有寇  
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本將軍廣  
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明爲耳目  
廣設方略禁斷奸邪於是趙郡屠谷西山丁零聚黨山

澤以劫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  
未賓民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爲招懷之本新附之民  
咸受優復然舊人奸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  
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顯祖詔書詘讓之又以五州  
民戶殷多編籍不實以均忠直不阿詔均檢括出十餘  
萬戶復授定州刺史輕徭寬賦百姓安之延興五年卒  
謚曰康公

子寶石襲爵

均弟天生爲內廐令後典龍牧曹出爲持節平北將軍  
沃野鎮將



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略泰常中爲中散稍遷內侍左  
右世祖時爲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冠軍將軍又拜  
選部尚書餘如故出除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四  
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  
安尋加征西將軍後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真君三年劉  
義隆遣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世祖  
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  
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  
進擊樂鄉大破之擒義隆將王奐之王長卿等六人斬  
首三千餘級俘獲一千人豹子進軍下辨義隆將強玄

明辛伯奮棄城遁走追斬之悉獲其衆義隆使其秦州  
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方  
明益其兵而遣之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於濁水擊擒崇  
之盡虜其衆進至高平義隆將姜道祖降仇池平未幾  
諸氏復反推楊文德爲主以圍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  
之時豹子次于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  
恥其負敗必求報復後舉爲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  
以爲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  
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十一月義隆復遣  
楊文德姜道盛率衆二萬人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

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豹子又與河間公元齊俱會于濁水賊衆震恐棄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二奔漢中義隆以文德爲武都王給兵二千人守葭蘆城招誘氏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氏民叛應文德詔豹子率諸軍討之文德阻兵固險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引諸軍向其城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軍資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義隆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分軍逆擊大破之啓玄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正月

義隆遣其將蕭道成王虬馬光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諸氏羌圍武都城中拒之殺賊二百餘人豹子分兵將救之至女磊聞賊停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欲往赴援文德謂豹子欲斷其糧運回軍還入覆津據險自固義隆恐其輒回又增兵益將令晉壽白水送糧覆津漢川武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增兵運糧剋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朞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旣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紆通知臣

兵弱南引文德共爲唇齒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本或或作勾皆疑人稱臺軍不多戍兵尠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反掌承信其語回趣長安之兵遣文德蕭道成王虬等將領來攻武都仇池望連秦隴進圍武都已經積日畏臣截後斷其糧路關鎮少兵未有大損今外寇兵彊臣力寡弱拒賊備敵非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深責願遣高平突

騎二千贖糧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對賊虜須長闕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糧者民之命也雖有金城湯池無糧不守仇池本無儲積今歲不收苦高平騎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請遣秦州之民送軍祁山臣隨迎致詔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之爲尚書出爲內都大官劉駿遣其將殷孝祖修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勅文擊之不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豹子以南寇城守攻圍費日遂略地至高平劉駿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去城八里與豹子前鋒侯騎相遇即便交

戰豹子軍繼至大破之縱騎追擊殺之至於城下其免者千餘人而已城內恐懼不敢出救旣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羣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走無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爲內都大官和平五年六月卒高宗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賜命服一襲

子道明襲爵

道明第八弟喜高宗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御長高祖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飢窘侵涼澆二爲河大爲

民患詔假喜平西將軍廣川公領涼州枹罕高平諸軍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惠夷民大悅酋帥強奴子等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加左將軍太和元年劉準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竊據仇池詔喜率衆四萬討鼠軍到建安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遣平西將軍楊靈珍擊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楊真真衆潰僅而得免喜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懸

崖險絕偏閣單行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大  
黑潰走追奔西入攻葭蘆城拔之斬文度傳首京師殺  
一千餘人詔曰夫忠臣生於德義之門智勇出於將相  
之族往年氏羗放命侵竊邊戍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  
資父舊勲或身建殊效威名著於庸漢公義列於天府  
故授以節鉞委闡外之任並罄力盡銳克荷所司霜戈  
始動蟻賊奔散仇池旋復民夷晏安及討葭蘆又梟凶  
醜元惡俱殲闡闢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陳計略商校利  
害料其應不寧邊益國專之可也今軍威旣振羣愚懾  
服革弊崇新有易因之勢寬猛之宜任其量處應立郡

縣者亦聽銓置其楊文度楊鼠親屬家累部送赴臺仇  
池南秦之根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險阻之要尤宜守  
防令奸覘之徒絕其僥倖勉勤戎務綏靜新俗懷民安  
土稱朕意焉又詔喜等曰卿受命專征薄伐邊寇軍威  
所及即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葭蘆之新邦梟擒首  
逆剋剪凶黨勲庸之美朕無間然仇池國之要蕃防守  
事宜尤須完實從前以來駱谷置鎮是以奸賊息闡闢  
之心邊城無危敗之禍近由徙就建交致有往年之後  
前勅卿等部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永  
延之固而卿等不祇詔命至于今日徒使兵人稽頓無

事閑停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良將忘身憂國盡忠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來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孰若因今兵勢即令就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糧一月速於駱谷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若不時營築乃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南天水郡民柳旃據險不順喜率衆討滅之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七年卒贈以本官謚曰恭公子承宗襲爵

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

封勅文代人也祖豆皇始初領衆二萬東征幽州平定三郡拜幽州刺史後爲使持節都督冀青二州諸軍事前將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內侯父涅太宗時爲侍御長卒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章武侯謚曰隱勅文始光初爲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詔勅文率步騎七千征吐谷渾慕利延兒子拾歸於枹罕衆少不能制詔遣安遠將軍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勅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勅文引

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及其民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  
烏頭守枹罕金城邊回天水梁會謀反扇動秦益二州  
雜人萬餘戶據上邽東城攻逼西城勅文先已設備殺  
賊百餘人被傷者衆賊乃引退回會復率衆四千攻城  
氏羌一萬屯於南嶺休官屠各及諸雜戶二萬餘人屯  
於北嶺爲回等形援勅文遣二將領騎二百設備門內  
別令騎出擊之旣而僞退回率衆騰逐勅文輕騎橫衝  
大破之斬回而北嶺之賊從高射勅文軍人飛矢如雨  
梁會得奔北嶺騎乃引還復推會爲主勅文分兵二百  
人突入南城燒其門樓賊見火起衆皆驚亂又遣步卒

攻門剋之便率騎士馳入賊餘衆開門出走奔入東城  
乘背追擊殺千餘人安豐公問根率軍助勅文勅文表  
曰安定逆賊帥路那羅遣使齎書與逆帥梁會會以那  
羅書射於城中那羅稱募集衆旅剋期助會又仇池城  
民李洪自稱應王天授玉璽擅作符書誑惑百姓梁會  
遣使招引楊文德而文德遣權壽胡將兵二十人來到  
會間扇動州土云李洪自稱應王兩雄不並若欲須我  
先殺李洪我當自往梁會欲引致文德誘說李洪來入  
東城即斬洪首送與文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豹子遣  
使潛行以今月二十四日來達臣鎮稱楊文德受劉義

隆職爵領兵聚衆在仇池境中沮動民人規竊城鎮且梁會反逆以來南勾文德援勢相連武都氏羌盡相脅齒爲文德起軍所在屯結兵衆已集剋來不遠臣備邊鎮與賊相持賊在東城隔牆而已但以腹背有敵攻城有疑討度文德剋來助會若文德旣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盛用功益難今文德未到麥復未熟事宜速擊於時爲便伏願天鑒特遣大軍助臣誅翦表未及報梁會謀欲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中會乃車陳飛梯騰塹而走勅文先嚴兵於塹外拒鬪從夜至旦勅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鬪而況於人賊衆知無

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剋之易矣衆咸以爲然初勅文以白虎幡宣告賊衆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勅文縱騎躡之死者大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衆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宦興爲秦地王勅文與臨淮公莫真討之軍次略陽勅文遣使慰喻而元達等三千餘人屯於松多川乃部分諸軍三道並攻賊出營拒戰大破之俘二千人高宗時與新平公周益擊劉駿將殷孝祖於清東不剋天安元年五月卒



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於時讓者惟萬護及元氏侯趙  
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與朝廷義而許之

翰族孫靜世宗時歷位征虜將軍武衛將軍太子左衛  
率以幹用稱延昌中遷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臨都護  
坐事免卒

子熙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與薛曇尚迎蠕  
蠕主婆羅門於涼州又除鎮遠將軍河陰令卒贈輔國  
將軍朔州刺史

子纘武定末潁川太守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

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分爭者皆就而質焉慕容  
垂以爲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來降太祖嘉之賜爵魏  
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贍卹妻子不免飢寒  
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剋已清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  
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温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  
才略世祖伐赫連昌以温爲幢將先登陷陳每戰必捷  
以功拜宣威將軍奉車都尉出爲秦州司馬遷上黨太  
守善勸課有治名卒贈平遠將軍豫州刺史野王侯謚  
曰敬羅漢仁篤慎密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温之佐秦州  
羅漢隨侍隴右氏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秦民多應

之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曰今若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攜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會世祖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乃引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世祖嘉之徵爲羽林中郎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據險爲逆詔羅漢率騎一千討擒之從征懸瓠羅漢與琅邪王司馬楚之駕前招慰降者九千餘戶比至盱眙頻破賊軍擒其將顧儼李觀之

等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加建威將軍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高宗之立羅漢有力焉遷少卿仍幢將進爵野王侯加龍驤將軍拜司衛監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加鎮西將軍及蠕蠕犯塞顯祖討之羅漢與右僕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軍事出爲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氏羌反攻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氏羌大破之斬其渠帥賊衆退散詔羅漢曰卿以勞勤獲叙才能致用內惣禁旅外臨方兵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將何以垂名竹帛

仇池接

兵革屢興既勞士卒亦動民庶皆由鎮

將

不理之所致也卿應機赴擊殄此寇

至險民亦剛悍若不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寇賊莫由可息百姓無以得靜朕垂心治道欲使遠近清穆卿可召集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爲先益國爲本隨其風俗以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無奪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涇州民張羌郎扇惑隴東聚衆千餘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率步騎一千擊羌郎擒之仇池氏羌叛逆遂甚所在蜂起道路斷絕其賊帥蚤廉符祈等皆受劉昱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爲都

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生擒廉祈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爲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怙然高祖詔羅漢曰朕摠攝萬幾統臨四海思隆古道光顯風教故內委羣司外任

志士建節之秋忠臣立功之會然赤水諸羌居

邊土非卿善誘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勅領納其馬印付都牧口以賜卿徵拜內都大官聽訟察獄多得其情太和六年卒於官高祖深悼惜之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謚曰莊公

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爲侯景明元年卒

與祖弟伯慶爲中散咸陽王禧郎中令

伯慶弟世興校書郎

羅漢弟大檀爲中散恒農太守

大檀弟豹子東萊鎮將後改鎮爲州行光州事豹子弟

七寶侍御中散遷少卿出爲假節龍驤將軍東雍州刺

史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始光初以密皇后親賜爵汝  
陰侯加安東將軍徙爵魏縣侯遷安南將軍昭性柔曠  
有才用出爲趙郡太守治有能名徵拜光祿大夫轉中  
都大官善察獄訟明於政刑遷侍中鎮東將軍幽州刺

史進爵魯郡公和平二年卒謚曰康公長子羅漢東宮  
洗馬次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加鷹揚  
將軍出爲安南將軍濟州刺史進爵成陽公入爲散騎  
常侍顯祖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彧遣  
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上表請援顯祖進伯恭  
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軍次于秬賊將周凱聞  
伯恭等軍至棄衆遁走張永仍屯下碣永輜重在武原  
伯恭等攻而剋之永計無所出引師而退時皇興元年  
正月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等  
進擊首虜及凍死甚衆八月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

內曰劉彧肆逆滔天弗鑒靈命猶謂絕而復興長江可恃敢遣張永周凱等率此蟻衆送死彭城大軍未臨逆首奔潰今乘機電舉當屠此城遂平吳會弔民伐罪幸時歸款目求多福時攸之吳禧公等率衆數萬來援下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遣子都將侯汾等率騎五百在水南奚升等五百餘騎在水北南北邀之伯恭密造火車攻具欲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伯恭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步騎六千向零中峽斫木斷清水路劉彧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二千滂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衆

渡水大破顯達軍俘斬十九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部分諸將俠清南北尋攸之軍後伯恭從睢陵城東向零中峽分軍爲二道遣司馬范師子等在清南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戰遂大破之斬其將姜產之高遵世及丘幼弼丘隆先沈榮宗陸道景等首攸之禧公等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劉彧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太怛等領募騎一千南討淮陽彧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二年以伯恭爲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兗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彭城鎮將東海公三年十月卒贈鎮東大

將軍東海王謚曰桓

伯恭弟伯遜為中書字闕士襲父爵魯郡公拜鎮東將軍

東萊鎮將轉本將軍東徐州刺史先事免官卒于家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為將也

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眾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

要一戰之利僥倖暫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

列傳第三十九

魏書五十一

